

目 录

盛世桑榆话今昔·····	裴晓明 (1)
李卓英革命活动琐记·····	吴心广 (33)
回顾我在正阳的革命活动·····	王一帆 (45)
忆“八·一三”上海抗战片段·····	姚文化 (59)
“七·七”献金·····	陈育蕾 (63)
“临泉事件”亲历记·····	刘任远 (65)
乔玉林脱险所见·····	乔四书 张振亚 (82)
枪声冲破黎明雾·····	孔 生 (86)
元宵节奇袭正阳城·····	孔 生 (92)
江湾临时区政府概述·····	涂文祥 (101)
关于信师和信师学潮忆述·····	裴晓明 (105)
信阳师范学潮二则·····	陈否替 (109)
正阳县立女子小学校忆旧·····	刘任远 (112)
正阳私立自强中学简记·····	潘执信 (116)
熊庆祥办学述闻·····	袁思明 (117)
初解放时的正阳县中·····	喻廷栋 (121)
正阳县教育用品供应社简述·····	姚文化 (123)
汝南县各中等学校军事训练团·····	孙克敏 (125)
百泉乡师的校徽和校歌·····	孙克敏 (128)
正阳县抗日自卫地方干部训练所简介·····	陈希圣 (129)
匪祸目睹记·····	马祥录 徐景友 (131)
袁英火烧十八洼·····	李松亭 (133)

袁英纵火焚万家·····	李应培口述 李岩记录(135)
土匪洗劫汝南埠纪实·····	展志文(136)
冯玉祥将军在河南推行的两项新政 ·····	潘执信 陈育蕾(139)
民国时期的正阳县知事、县长更迭情况 ·····	正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41)
国民党正阳县党部演变概况 ·····	正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45)
血泪斑斑话荒年 ——民国31年饥荒见闻 ·····	王盛桐(147)
袁乃宽生平略历·····	正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49)
魏松声史迹拾记·····	正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55)
许尚珍碑志·····	正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62)
王抚州竞选“国大代”述略·····	王盛桐(164)
追忆亡友胡克非·····	胡晓峰(166)
正阳县山陕会馆·····	阮紫滨(170)
正阳城墙变迁·····	孙克敏(172)
忆我家门神店·····	裴晓明(174)
刘大辨挨打·····	胡晓峰(177)
道德学社梗概·····	胡达天 贺月亭(180)
寒冻建寨与张凤林起义寻觅 ·····	朱万高口述 陈希圣执笔(186)
关于寒冻三易名称的传说·····	陈希圣(188)
正阳城关庙会概述和七井庙·····	杜新华 杨俊甲(189)

〔订正、补充〕

对《我所知道的信义小学》一文的两点订正

.....史连真(193)

我所了解的胡克非.....孙桂如(194)

关于对《粉碎土匪暴乱,保卫新生政权》一文的订正、

补充.....涂文祥(195)

对于《正阳教育用品供应社》的一点补充.....胡晓峰(199)

封面照片 汉石阙

盛世桑榆话今昔

裴 晓 明



我家祖籍南阳，父亲名叫裴泰升，生于1865年，卒于1930年，享年64岁。他从小学会木刻手艺，光绪年间逃荒到正阳，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和正阳县家里开炮铺的张家女结为夫妻。因父母婚后多年无子，过去信鬼神，听说积阴德行善事可以得子，因此母亲就在每年三个鬼节日，专给孤坟烧纸添土，感动鬼神，于1911年生下了我。以后到我上学的时候，潘先生便据此给我起个学名叫裴荫德。我的乳名叫小民，随着时代的变化，现在由小民的谐音演绎为“晓明”。我生在正阳，1961年在北京工作，退職后居罗山（爱人方哲生的家乡）。前不久我的故乡——正阳县政协文史委员会嘱我写篇回忆录，我义不容辞，却之不恭，只好从命。现将我一生经历作个回忆，让家乡人对我有个粗略了解，使青年人从我的经历中汲取经验教训。

一、风风火火青少时

我六岁开始从潘先生读私塾。十岁，考上正阳私立绍明

高等小学校。三年毕业。我小学毕业后，父亲立即把我送给徐昊（我八岁时认的“干姥”，时在驻明港的军阀部队里任排长），徐把我送到洛阳，参加陆军第三师幼年学兵团。据说幼年学兵是吴巡帅（佩孚）培养的对象，将来都可以当官，成为吴巡帅的心腹。

1924年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由于冯玉祥倒戈，直系军阀失败，吴佩孚有意把他的“子弟兵”幼年学兵团开赴前线，我们那些小兵们都闻之胆颤心惊。在那年夏末一次收操后，晚饭前，我趁人不注意时，翻过厕所的墙头逃跑了。这时，徐昊在军阀憨玉琨部下当了团长，驻扎宜阳。我跑到他那里住下来。

1925年，徐看我干武的不是料，叫我去信阳投考河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花钱由徐供给。这时徐比当排长时阔气多了，手里很宽裕。他从排长下来，跟着袁英干，以后投奔憨玉琨当上团长，当然积蓄了一些“不义之财”。但他有一种豫西人的豪侠性格，从来仗义疏财，对我家除供我上学外，在做生意的本钱方面也借给一部分。

这年暑假，我考上信阳三师。开学后，听过几次关于“五卅”惨案的讲演，我跟着大家喊过“打倒帝国主义！”“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等口号。这是我生平接触政治斗争的第一次。

1926年，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军由广州出师北伐，在汀泗桥、贺胜桥击溃了吴佩孚的主力，攻克了武汉继续北进，信阳三师停课，我回到正阳父母身边。正阳是直系军阀的统治区，群众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我在家除了同绍明学校同班潘执信、孙佩轩等相过从外，又结识了金龙桥开诊所的王了

凡，同他交往甚密。三师毕业同学中，有孔剑舞把我引为知己。孔在县立高小当教师，1925年三师毕业，他离校，我入校，在信阳三师入校前的补习班中，我得到他许多帮助。他洞察时势，深知社会黑暗，世情不平和贫穷落后的原因，他针对我的思想和我家所受高利贷剥削的情况，指出不可能一家一户单独解决问题，只有把全国问题解决了，一家一户的问题才能解决。他说没有神仙、剑侠，也没有清宫，希望他们拯救是白日做梦，救国救民之道只有一条，就是唤醒民众起来革命。

1927年5月，武汉国民政府组成一个慰问团，坐的火车，群众叫它为“花车”或“宣传列车”，沿京汉铁路北上，到河南劳军，并发展铁路沿线各地革命组织。这时冯玉祥已加入革命队伍，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任总司令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孔剑舞和余子静到我家约我一道去明港火车站迎接这个列车，我欣然同往。一到明港车站，就见一列很漂亮的火车停在那里。汪精卫身穿一件翻领白衬衫西装，从车窗露出半截身子，正向车站站台上的群众讲话，满口广东话，听不懂，不知说什么。车厢里，孙科在剥桔子吃，俄国顾问鲍罗廷和郭沫若、于树德等人都坐在里边，使我大开眼界。我们上车说明来意，由于树德接谈。他是中共中央委员，又是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身穿纺绸长衫，分发头，胸前佩带“中央委员”红缎条，显得萧洒不群。据说他是北大教授，车上有很多工作人员是北大学生。他简单地问了正阳县情况后，就叫一位名叫贾一赤的青年接待我们。从谈话中得知当时国共两党合作搞国民革命的形势和政策，谈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坐马车回正阳。贾带几捆宣传品，一

道来帮助、指导工作。这时我才知道孔剑舞、余子静是共产党员，贾一赤是于树德的学生，都是共产党员。车上汪精卫是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他同郭沫若、孙科都是国民党员。鲍罗廷是第三国际派到中国指导中国革命的顾问。根据孙中山1924年决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通过两党决定的国共合作原则，是把国民党改组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性，这叫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在无国民党组织的地方要帮助建立国民党的组织，一切发动群众和宣传革命的工作，统以国民党名义对外。我们回到正阳，就是按照这些原则和方针、政策开展工作的。

我当时年十七岁，贾、孔、余三人决定我为共青团员，并宣布孔、余和我加入国民党。

我们把正阳国民党员鄢仰素、徐显庭、鄢岫青、程古衡、徐实秋、霍兰如等人邀来见面，由贾一赤说清政策，便把国民党正阳县党部建立起来。县党部地点设在福音堂。

在未成立县党部时，我们一到县就把带回来的标语贴满全城。标语的纸张、印刷、书法全是上品，所提口号，都是群众心里所想的事情，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建设廉洁政府！反对预征钱粮！取缔高利贷！取消苛捐杂税！实行耕者有其田！实行男女平权！等等。全城群众奔走相告，欢喜欲狂。而军阀县长和贪污土劣们则相顾失色，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为了把革命空气搞得更浓些，我连续几天同两个人一起拎着石灰桶，拿一只大笔，摆起方桌，抬着梯子，去大街选

择墙壁，在上面写大字标语。呵，围满了人，我学来的毛笔字全亮出来了。说不上满目琳琅，倒也有点笔酣墨舞。我听见观众交头接耳低声问：“这是谁？”“门神店的孩子！”

三日后，一块“中国国民党正阳县党部”的长牌子挂在福音堂门前。县党部在贾一赤指导下，开会产生了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鄢仰素、孔剑舞、余子静、王了凡、徐显庭、霍兰如和我为执行委员，鄢岫青、程古衡、张杏村、潘执信、徐守初为监察委员。执委会常委鄢仰素，农工部长孔剑舞，组织部长余子静，宣传部长徐显庭，妇女部长霍兰如，青年部长由我担任。后来县党部还成立一个无线电广播收音室，由潘执信负责。

县党部最出色的工作是农工部发动的以红枪会为主体的农民运动工作。当时正阳土匪如毛，农民为自卫而纷纷成立红学，自请老师，设坛招徒，练功习武，由于刀矛上带红缨标记，通称“红枪会”。开始在吕河、同中一带活动，以后遍及全县。吕河红枪会首领黎勉之，同中是鲍敬管。孔剑舞家在吕河，同黎勉之关系密切，黎勉之在孔的影响下接受了县党部的领导，把红枪会开进县城，算是一支“党军”。接着鲍敬管等相继率红枪会进城，也服从党部指挥，一共有几千人之众，革命力量壮大起来，县党部声威大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寒胆，心存疑惧的外国传教士都逃之夭夭。

我为工作需要，也加入红枪会，照样拜师喝符，手中掂一根红缨枪。正阳是太极道，属大乾门，我见学友们练功排刀，喝下符水，硬着肚皮，真是砍下去一刀一道白印子，没有冒血，可能是一种气功，不会是神仙附体。我因功力浅，又没有诚意，所以不敢以身试刀。

自县党部成立后，正阳县长王芳洲和警察局长王仲林就躲在县公署里不敢露面。红枪会进城后，县党部组织一个公审大会，命令红枪会把他二人捉拿到案，带至东关花园会审，红枪会和城里市民踊跃参加，红枪大刀如林，吓得二王的光头脑门上汗流不止。问他在正阳的所作所为，他们都自供对不起人民，请求饶恕。当审问人员向群众宣布告他的供词时，群情高呼：“把他撵滚蛋！”于是就当场宣布驱逐出境。王芳洲信阳人，王仲林汜水人，在这场革命风暴中总算落一个有惊无伤，平安回家。

二王被赶走后，县党部临时组成一个自治委员会负责维持秩序，不久，冯玉祥派来新县长，自治委员会就取消了。新县长名叫季允中，河北沧县人，是第二集团军某部军法官，脸上有络腮胡子，光头顶，谦恭和气，没有官架子，同县党部关系较好。正阳县公署就是从季县长起改为县政府的。那时我负责抓县城四街打倒土豪劣绅工作。四街问公事的头头，不叫“街长”而叫做“首事先生”，跑腿的人叫“乡约”、“地保”，封建派头十足，老百姓对之只有毕恭毕敬，逆来顺受，不敢同他们讲理抗争。通过各街群众大会，有的清算帐目，赔退赃款，有的做事不公，赔礼道歉，四街的“首事”和“乡约”、“地保”全撤换了，改名为街道办事处。

县党部里的青年部由我负责，妇女部由霍兰如负责。霍兰如除宣传放足和剪发外还做了几件替童养媳申冤的事。我在福音堂后院成立一个读书会，又办一个《火花报》，帮助我的人有王连壁，邹定寰二人，参加者有高等小学堂和信义小学的师生们，有一位参加过读书会的小姑娘，现在成为离休

教师了，我们在罗山还时常见面，她叫刘斌。《火花报》是油印小张，只办了三期，内容以反封建为主，也有一些科学小品。

1927年底，正阳县党部保送余子静去开封训政学院学习，保送我和熊振寰去信阳党政训练班，保送乔玉林、朱丹庭、朱省三去开封自治训练班学习。在冯玉祥主持豫政时期，他按照孙中山先生遗志，军政时期过后，是训政时期，要有大批作组织训练民众工作的人进行“训政”，才能达到“宪政”，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接受了不同的学习任务。那时信阳地区专员一级的官衔叫“行政长”，机关叫“豫南行政长公署”。行政长初为田雄飞，后为萧楚材，党政训练班设在行政长公署内，萧楚材任班主任，每星期一第一节课是“总理纪念周”读《总理遗嘱》（略），唱《国民党歌》（略）。每次吃饭前唱《吃饭歌》（略），平时集合唱《国民革命歌》（略）。同学70余人，我同石清（女）、元醒坤（女）、熊振寰、田铁僧等常在一起玩，我和熊年龄最小。三个月训练完毕，熊振寰他们分发西北军做政训工作，我则又到信阳三师继续上学，因为三师在北伐战争胜利后复课了。这时，国共分裂，共产党转入地下。

1928年正阳举行国民党员总登记，另发新党证，我已离开正阳，没有登记，就不算国民党员了。孔剑舞运用他超人的才干，在正阳“反共”风浪中居然公开存在一年，而且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发展了大批共产党员。他比起我的学生生活来，他太伟大了，我太渺小了。

三师新校长王忠敬，字钦斋，新乡人，是一位桃李满中州的教育界名流，又是一位反共干将。复课开学后，首先进

行甄别考试，对于高三毕业班要求更严，报到时要求交验家乡县党部的证明，必须确认没有“赤化”方能入学。这个办法遭到同学反对，引起极大的反感。但由于王校长态度强硬，高三同学扭不过，只好补办了这个手续。这个开端很不好，一开学就师生抵牾。高三班在甄别考试中采取“墨盒对策”：进入试场，发下试卷，沉着应战，全体都不动笔，等到酝酿得差不多成熟了，先由值周生摸头发示意，如果大家也摸头发，就是可以动笔了，否则还是不能动笔，等到再一次互相摸头发，如果真正都把题弄清楚了，值周生就敲一下墨盒，然后一齐动笔。因此全班答题没有不及格的，这一战役，学生胜利了。毕业考试在考地理时，又有一次风波，学生同校长又较量起来，情况是这样的：地理老师高品三出一试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预测”，叫学生翻书在课外作，算毕业试卷。学生把试卷写好交上后，王校长说，这只能算课外作业，还要正式在课堂上答题，才算数。学生大怒，相约抵制，决不重考，校长坚持非重考地理不可。到考地理时，摇了上课铃，没一人进场。弄得校长下不了台。后来还是高老师从中斡旋，先把题告诉学生，（题是“论德国外交政策”），再进教室答题，这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但校长余怒未息，挂牌宣布给高三同学每人各记大过一次。矛盾仍然十分尖锐。

我1925年入校，停课时间也算数，这时我算高一班。那时，三师招收高小毕业生，是六年制师范学校，我稀里糊涂把前三年混过去了。

当时三师教务主任王济宽，训育主任朱雅斋，外号“朱鸭子”，管不住学生，王校长怀疑有共产党活动，实际真是

这样。1928年信阳地下中共县委书记张贯一，就是以后在东北抗日的杨靖宇将军，他很重视三师的学生工作，因为三师是当时豫南的最高“学府”。高三学生周冠英（字季伟），信阳游河人，是三师地下党支部书记，此人多才多艺，拉一手好京胡，写作俱佳，博学多闻，深得同学爱戴，复课后的三师学生会会长就是由他担任。记得学生会成立后，发表了一篇《告军阀官僚书》，内有这些话：

夫二十世纪乃科学之世纪，二十世纪之学生，乃具有科学头脑之学生。世界潮流所趋，意向甚明，中华民族之复兴，舍彻底革命更无他途可寻，吾辈青年学生之举止，实系国家之兴衰，非浑浑噩噩者所得而干预者也。

简直是一篇檄文，可能是周的手笔，此檄一出，人民称快，而官僚切齿。信阳县长汪忠诬为共党所为。张贯一于1929年春去职，信阳中心县委书记由贾子郁接充。周冠英亦于1929年6月毕业离校。他在学生会里发动一个反对校长贪污的运动，结果没有完成，只有留待下一届学生会继续努力了。

我在1929年三师文艺晚会上的话剧《孔雀东南飞》中扮演过兰芝，在《断鸿零雁记》中扮演过苏曼殊。渐为同学们推重。我体会到演话剧，记台词，对于提高语文水平具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以后在各种场合能够用语文和口头表达思想，可能得力于此。

王校长教历史，王叔鲁教“党义”，我对这两门功课，常用比较方法对照古今历史人物和国共两党的理论来学习，从老师的态度观点上也能看出他们的思想立场。譬如王叔鲁讲“党义”，他于无意之中常常流露出孙中山先生是赞成共

产主义的，我从内心里就喜欢他。王校长讲社会进化史，提到“人猿同祖”问题，他就咬牙切齿指手划脚地骂道：“他们说猴子是人类的祖先，太荒唐了，是你祖先，不是我的祖先！”我就十分讨厌他。

1929年春天，孔剑舞翩然而至。他告诉我，他离开正阳调到豫南特委的情况。他仍是在正阳县党部时那种处处对我关心的态度，使我深受感动。他还是那样坚定有力，穿一件闪光里子的夹长袍，显得萧洒大方，比起过去穿学生制服时的风度来，好象更成熟了。他说：“你在学校的情况我全知道，我介绍你加入共产党，明天下午到小南门外竹林里等我！”次日我去小南门，他已先我而至，我和他进入竹林里，只有我两人，就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从此我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在三师与高三班同学尚武接上头。他是三师学生支部书记。脾气暴躁，说话象打雷一样，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三天后，孔又来校找我，给我一块现洋（买车票）和一封密信，叫我在星期六下午去驻马店，把信送给王老汉（在驻马店教私塾，名叫王国华）。我送信后，一直就没有再见过孔剑舞。后来风言风语，说他死于张国焘之手。又听说余子静也是张国焘害死的。据说张国焘用“肃反”的名义杀害了许多知识分子党员，实在令人痛心。

1929年秋季三师学生会改选，我当选为学生会会长，尚武当选为各级学生代表会主席。学生会执行委员有七位，推出一人为会长。除我以外，下余六名执行委员是：徐书田（遂平人）、朱宝箴、马云耕、赵枢天（西平人）、魏祖教（遂平人）、杨尔苞（兰考人）等。学生会执行委员会是由

各级学生代表会选举产生的，学生会对学生代表会负责。简单点说，我要听尚武的。学生代表会是权力机关，一班一个代表，代表由学生选举产生。学生会是常设机关，刘汉是秘书。我们办一种壁报，由刘汉负责编写，不定期，内容灵活多样。由于王校长同高三同学闹气，上届学生会提出过打倒王校长的口号，本届学生会为王校长也不留情。王校长有两件事使学生对他有恶感：一是盖讲楼不肯公布帐目，从上届学生会起就要清算他的这项帐目，而他坚决拒绝，二是请的教师有的学识很差，不配为人师表，要求更换，他也不接受意见。壁报上披露了这方面的评论，使他恼火。同时壁报上不断转登江西、湖南苏区消息，又画了一只螃蟹横行，上题“学阀”，更加激怒了他。他申斥学生会“思想错误，行动悖谬”，不该“横干校政”，学生会决定罢课游行，揭穿他的贪污渎职罪行，请求上级对他加以处分。在行动前，学生会派尚武和我二人代表全体同学去信阳县政府请愿，说明学生的合理要求和正义行动，请予支持。还派袁克问等同学去驻军袁英司令部，请予帮助。不料当我和尚武见到县长胡振武（新换的）时，竟被扣起来，他同时又派队伍到学校搜查学生会，将学生会执委徐书田、朱宝箴、马云耕、赵枢天、魏祖教、杨尔苞和候补执委余恒志等人抓到县府，连我二人共九人，都关押在看守所里。当夜审讯逼迫我们承认是共产党，我们拒绝了这种逼供行为，气得胡振武大发淫威，但也无可奈何。第二天有同学来看守所说：“学校挂牌把我们九人开除了，全体同学罢课”。以后三师学潮越闹越大，都是在各级学生代表会领导下进行的。他们进行了合理、合法、合情的斗争，罢课游行的目的是要求惩办校长，清算帐目，

释放九名学生并恢复他们的学籍。除游行示威外，还凑钱请律师写状纸向信阳高等法院告状，与校长王忠敬打官司。校长和会计苗安民（其内弟）跑了，法院传不到他，作了“缺席判决”，宣告我们九人无罪释放。但在看守所关了三个月，学籍也没有恢复，学潮是失败了，可学潮并未结束。我们九人由看守所放出后，就劳燕分飞了。听说后来三师学潮一直延续到1930年暑假。在这期间，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曾派一个日本留学生胡海州（信阳人）去当校长，被学生撵走了；河南省教育厅又令三师教务主任王济宽代理校长，也未成功。三师学生代表会一直实行自治，自己组织纠察队站岗放哨，不准学生随便外出，自己组织校务委员会，保持照常上课，高班教低班，自己教自己，倒也井然有序，只是没有校长罢了。这种状况直到1930年暑假，教育厅派来马戢武当校长，才恢复了学校的正常秩序。这时我已去明港区立小学当上教师。

明港小学校长方吟之，教务主任蔡韬庵，都是共产党员。教师基本上全是共产党。如陈孤零（罗山县委书记）、冯逸民（又名冯之涣是罗山县委）、李则青（确山县委）、胡正锋和周性初（信阳县委）、王宜民和张敏（女、共产党员）等人。这是明港小学董事长全霄九、全泽生所意想不到的。他们原以为聘请的都是有才学的教师自命得意，根本没有料到都是共产党。

1930年暑假期间，我由明港回正阳，有一个夜晚，我去李通店参加打土豪分田地的会，参加人有程克逊、程师孔、盘太康等，还有正阳县委书记尚伯华在会上讲了话。

不幸我父亲在这一年夏季病故，他患的是痢疾，多亏好

友王了凡大夫，他免费到我家治疗其情可感，但父亲终于死去。他在弥留之际，我紧握他的手，抱着他，他的身体由热而温而凉，我不忍再想那时的情景。他用心血汗水养育我二十年，我只服侍他一个月，至今我没有他的像片，但他的音容永远铭刻心中。

医生王了凡是中共党员，他为治我父亲的病，牺牲许多时间、药物和精力，此恩难忘，听说他回汝南当了卫生院长，解放时死了。

葬父后，我去明港小学，至十月间，明港小学的环境突然恶化，由于同志们身份暴露，校董全霄九（民团团总）、全泽生（商务会长）对明港小学全部怀疑，要下毒手，同志们纷纷离开。我也回到正阳，准备去西平找同学再当教师。这时，忽有三师老同学霍育和（息县乌龙集人）到我家找我，寒暄一毕，他托我在城里给他租三间房子磨卖面，我很奇怪，深谈下去，原来他是正阳县委要在城里建立机关，有一女同志小徐，对外是夫妻关系，霍育和化名张洁清、我这时已失去组织关系，但对这样重大的党的工作，既有老同学的信任，当然义不容辞。于是我就托我的学生袁文锦，在金龙桥南边给他租了三间房，开始了他的磨面生意，住下一个多月，突然小徐来找我，告诉我，老张被人硬说是土匪，叫我去保。原来老张去乡下开会，天亮回城，大晴天穿双胶鞋，长衫上满是露水泥土，被西城门门岗盘住，送旅部当作土匪嫌疑犯吊打审问。这样的事，本来很难办，但我心中并不慌张，因为这个旅长我认识他，而且有相当关系，他叫周质斌（临汝人），是袁英部下，同徐昊是把兄弟，是一个讲义气的人物。我去旅部找他，说是我的朋友，他是来投奔我的，因

下乡去买麦子，买好了，回城找小车运，走得慌忙，被岗上扣住，说不是好人，其实全是误会，他确实是好人。周旅长说：“你把他领走吧！”连保状也没写，我同小徐就把他抬回来了。身上全是伤口，我马上帮他请医生配药替他敷上，以后情况不知。

二、又逢月黑风高夜

1931年我任西平三小教师，1932年任汝南一小教师，1933年回正阳任一小教师。在正阳我又栽个觔头。正阳教育局长傅徽五。二师毕业，女小校长霍兰如和三师同学都反对他，叫我参加，我怕再戴“红帽子”，不愿卷入这个漩涡。偏偏这一年，刘峙来正阳视察，霍兰如和三师同学们认为天赐良机，刘峙是当时河南省主席，又是绥靖主任，如果我们集合起来，拦道喊冤，告傅徽五的状，准能把他打倒。他们叫我写状纸，我不能再推，写了一个通宵。累病了，发了羊角疯。他们一群人去拦道喊冤，刘峙刚到，见这么多人告一个教育局长，想必是局长不好，当即在状纸上批个“撤职”，叫县长另选人接充。刘走后，教育局长换了王向宸；周修五当县立师范校长；李月媚任教务主任；我任一小校长。三师派占了上风，霍兰如再不孤立了，她在这次派系斗争中，扮演了策划者和指挥者的角色。不久，石清当省里放赈委员来正阳放赈，下榻女小，与霍结拜为“干姊妹”，二人同行，俨然是一对女政客。三师派得意洋洋，二师派更恨。

我当一小校长后，一小清一色全是三师同学，好不快活。正打算干个名堂，突然有一意外事件发生，我和李月媚